

第八届语言演化国际研讨会介绍

王强 重庆邮电大学 龚涛 香港大学

2010年4月14至17日, 第八届语言演化国际研讨会(Evolang8)在荷兰乌特列支大学召开。来自世界各地的270余名学者出席了大会, 提交论文和摘要193份。下面介绍大会主题演讲、受邀报告和《科学》杂志对大会热点议题的报道。

1. 主题演讲

“迷失在语言丛林中: 何谓语言官能?”(M. Tallerman)提出了支持语言官能存在的三个证据:(1)非构型性语言和构型性语言有类似的词序和成分组构;(2)非构型性语言中存在语类再分、选择限制和嵌套现象, 并具有递归性;(3)非连续成分也可出现在构型性语言中。她指出, 人类可能共享一套语法解析系统, 语言演化正契合了这种系统的要求。

“语言官能的特殊性及其形成”(S. Anderson)指出, 研究语言官能的性质和结构是语言学的中心问题。语言具有递归、层级的句法和结构二重性, 也具有演化系统的特征, 如结构复杂、功能多样和有适应性。由于目前对基因型(genotype)和表现型(phenotype)的关系了解不够, 我们难以确定语言的基因编码是否受到选择。他认为语言官能作为人类基因遗传的一部分具有选择优势, 其特性的基因定型可能源自生物学上的“Baldwin效应”。

“大脑、基因和语言演化”(M. Christiansen)认为, 普遍语法的存在暗示大脑为语言做了适应性改变, 但生物学上的基因同化并不能对语言机制进行选择, 因为它跟不上语言变化的步伐。与语言有关的神经机制必然存在于语言起源之前, 而获得和使用语言的能力, 可从文化传播发展而来, 并受到社会语用、人类思维、感觉运动因素及认知能力的约束。大脑塑造了语言, 而语言可通过自身演化使其更加容易被掌握。某些基因(如FOXP2)可通过影响学习时序信息(sequential learning)的能力来影响语言演化。

“语义演化: 心灵的交汇”(P. Gärdenfors)认为, 意义浮现是心灵交汇的结果, 语义演化则是交际域复杂化的产物, 这个复杂化使新的合作形式成为可能。他讨论了共同情感、共同注意、共同意图和共同信念等四个层次上的心灵交汇, 并从语用论出发探讨了可以达到这些心灵交汇的手段。他还认为语言的组构性是语言交流和语义发展的必然产物。

“鸣鸟的钙粘着蛋白表达”(K. Okanoya)发现, 孟加拉雀科幼鸟在聆听成年鸣鸟鸣叫时, 脑中钙粘着蛋白的基因编码会表达出来; 当它自己鸣叫时, 该基因即停止表达, 这表明钙粘着蛋白参与发声核团和神经电路的形成和维持。这一研究试图回答“如何构建能够进行发声学习的大脑”这一问题, 搭建了鸟鸣与人类语言的平行关系, 为探索语言起源提供了新线索。

“沉默的化石: 尼安德特人语言考古”(W. Roebroeks)指出, 基于当前语言起源的考古学证据所做的关于语言演化的论断都有缺陷。例如, 一般认为尼安德特人和欧洲上旧石器时

代的早期智人存在显著差异的原因是前者没有后者的“完全现代的语言”，但是这种观点无法解释为何早期智人与尼安德特人留下了相似的考古印记。为弥补此观点不足，Roebroeks探索了尼安德特人和早期狩猎、群居人所处的生态环境，各种行为策略的优缺点，及早期智人所从事的各种交易。这些分析更好地解释了早期狩猎、群居人考古记录的多样性。

2. 受邀报告

“从基因学角度看语言的内在性”(K. Diller 和 R. Cann)认为，只有在演化理论框架中，通过符号固化、句法木匠工艺(syntactic carpentry)、隐喻和语法化等过程才能更合理地解释普遍语法。他们还基于此提出了语言演化时间表：距今约200万年前，早期人类开始使用有声言语；约80万年前，直立人使用的语言逐步成熟，但尚未划清原始语(protolanguage)和完全现代的语言之间的界限；约20万年前，智人具有了完整的语言能力、完全现代的语言和能够进行高级认知活动的大脑。

“若干非人灵长类动物的发音能力”(A. Lemasson 和 K. Zuberbühler)指出，前语言(pre-linguistic)交际的原始形式可以在其他动物中找到。通过对丛林长尾猴的研究，他们发现这种灵长类动物的发音在多个层面上都有灵活性，并可针对特定外部事件发出声学特征不同的叫声，而且此发音能力远远超过目前假设的非人灵长类动物的发音能力。

“切分与合并的演化：来自家庭手势和尼加拉瓜手语的证据”(A. Senghas, A. Özyürek 和 S. Goldin-Meadow)考察了切分与合并的语言“活化石”——尼加拉瓜手语中的发展，指出家庭手势(homesign)在现代手语及早期手语中的过渡地位。他们发现儿童的语言本能可以把连续、整体的发音切分成离散的发音，再对其进行合并。类似地，人与语言的共同演化可导致先分析、再合并的模式，这种模式经过几代人的传递可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语言特征。

“母语发展演化的启示”(M. Vihman)发现，发音机制和双重记忆系统为儿童早期语言习得提供了强大的生物学支持。她认为母子互动可引导儿童注意到可能携带指称意义的语音模式，而语音符号可从连贯情景或情感语境的反复使用中获得意义，并为建立音义联系提供基础。她认为，发音机制、符号学习和指称能力可能是同步演化的。

“一种新的语言理论及其对演化问题的启示”(D. Dor 和 E. Jablonka)认为语言是一种指令性交际手段，包含符号图景与交际协议：前者相当于词汇，后者是为语言交际而设置的一套协商程序。群体在交流中的互相识别是语言起源的核心。语言在演化上经历三个阶段：在单词交际阶段，每次发音仅包含单个的具有语音学特征的符号；由于某些经验可与多个符号关联，说话人开始连续发出多个符号，产生音系学特征和语义结构合成性；最后，交际准则随交际系统的复杂化而出现，用来规范从经验到言语的转换。

“神话与语言演化”(A. Barnard)以纳瓦霍印第安语、斯瓦希里语、因纽特语等语言为例，说明语言的实际复杂性远高于其必要的复杂性，他把此现象归于神话所具有的演化力量和语言作为社会符号为传诵神话而具有的复杂性，并指出具有特定性、系统性、共享性及传承性的神话或许不能解释语言起源，但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语言为何如此复杂。

3. 《科学》杂志的报道

2010年5月21日，《科学》杂志发表了M. Balter的文章“动物交际与人类语言的起源”，

报导了 Evolang8 上关于人类语言起源的手势论与有声论之争, 以及对鸣鸟大脑的研究。

Evolang8 大会宣读的有声论报告“若干非人灵长类动物的发音能力”(A. Lemasson 和 K. Zuberbühler) 反对手势论认为猿猴发音笨拙但善于手势的观点, 他们发现野生黑猩猩和猴子可根据周围情况发出多种叫声, 甚至可进行排序和合并。手势论报告“非人灵长类动物语言的手势起源与有声起源研究”(J. Vauclair 和 A. Meguerditchian) 则指出, 非人灵长类动物对叫声的处理基于他们理解外部世界的的能力, 而手势交际对这一能力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此外, “人类儿童的手势交际”(H. Cochet) 发现, 人类儿童与猿猴、狒狒和圈养黑猩猩都多用右手进行指称交际。“猿猴的手势有特定意义吗?”(E. Cartmill 和 R. Byrne) 从猿猴手势交际中辨别出 37 种手势和对应的 6 种意义, 指出在符号交际之前已出现了有意图的、对环境敏感的手势交际。综合上述研究, “有声或手势: 语言演化的经验比较证据”(K. Slocombe, B. Waller 和 K. Liebal) 认为手势和有声言语皆有可能是人类语言的前身, 语言演化研究应同时重视两者。

一直以来, 语言演化研究多关注猿猴等人类近亲, 但它们缺乏人类语言的一个重要特征, 即有声学习。鸣鸟在学习模仿其父代鸟声方面与儿童学习有声言语有很多类似之处。“认知和行为的大脑机制: 鸟声与人类言语”(J. Bolhuis) 列举了鸣鸟学习鸟声和儿童学习说话之间的相似点, 并比较了鸣鸟大脑负责发声的区域和人脑中负责言语的区域。如 Balter 的总结所说, 对鸣鸟这一人类远亲的研究可获得对语言演化的更多启示。

作者通讯地址: 王强 400065 重庆 重庆邮电大学外国语学院 E-mail: qiang_wong1979@sina.com
龚涛 香港大学 人文学院语言学系

中国语言学会第十六届学术年会征集论文

由中国语言学会主办、云南大学承办的“中国语言学会第十六届学术年会”定于 2012 年 8 月在昆明召开。本届年会将就语言学研究各领域的问题进行学术交流。凡有意与会的会员, 请于 2012 年 3 月 31 日前将论文提要电子版发送至语言学会邮箱。论文提要经常务理事会评审, 录用者将于 5 月底收到与会通知, 录用论文将在中国语言学会网站(www.chnling.com)公布。

论文提要要求: (1) 正文 5 号宋体字, 题目 3 号宋体, 字数以 1500 字为限。(2) 提要一式两份, 其中一份不署名, 以便匿名审阅。另一份请写明作者姓名、单位、通讯地址、联系电话和电子邮件信箱等信息, 以备编辑会议手册。

联系人: 陈丽 电话: 010-85195373 电子信箱: zgnyyx@cass.org.cn

地址: 100732 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 5 号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

中国语言学会秘书处